

重現泰雅

泛泰雅傳統服飾重製圖錄 Catalogue of the Reproductions of Pan-Atayal Traditional Costumes

REAPPEARANCE OF ATAYAL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重現泰雅：泛泰雅傳統服飾重製圖錄

Reappearance of Atayal:

Catalogue of the Reproductions of Pan-Atayal Traditional Costumes

發行人 浦忠成
編輯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出版品編輯委員會
策劃 林志興
主編 方鈞璋
攝影 方紹能
攝影助理 許益暢 袁素梅
美術設計 蔡雪 張麗緣
英文翻譯 胡友玉
印刷 黎明有限公司
發行所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地址 950臺東市豐田里博物館路一號
電話 089-381166
傳真 089-381199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
定價 新臺幣 2,500元 (精裝)
新臺幣 2,000元 (平裝)

Publisher Pasuya Poiconu✚
Editorial Committe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Project Coordinator Lin, Chih-Hsing
Chief Editor Fang, Chun-Wei
Photographer Fang, Shao-Neng
Photography Assistant Hsu, Yi-Chang Yuan, Su-Mei
Graphic Designer Tsai, Hsueh Chang, Li-Yuan
English Translator Hu, Yiu-yu
Printing Sunrise Color Printing Co. Ltd
Distribution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Address No.1 Museum Road, Taitung, Taiwan, 950, R.O.C
Telephone 886-89-381166
Fax 886-89-381199
Publish Date September 2008
Price NT. \$ 2,500 (Hard Cover)
NT. \$ 2,000 (Plain Cover)

GPN 1009702068 (精裝, Hard Cover)
1009702069 (平裝, Soft Cover)
ISBN 978-986-01-5058-2 (精裝, Hard Cover)
978-986-01-5059-9 (平裝, Soft Cover)

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台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02-25180207, <http://www.govbooks.com.tw>

五南文化廣場

台中市中國區中山路6號, 04-22260330, <http://www.wunan.com.tw>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重現泰雅：泛泰雅傳統服飾重製圖錄 = Reappearance of Atayal - Catalogue
of the Reproductions of Pan-Atayal Traditional Costumes

/ 方鈞璋主編；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出版品編輯委員會編輯。

-- 臺東市：史前館，民97.09

面；公分.--

中英對照

含參考書目及索引

ISBN 978-986-01-5058-2 (精裝)

ISBN 978-986-01-5059-9 (平裝)

1. 泰雅族 2. 傳統服飾 3. 臺灣原住民

966.9025

97015185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All right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重現泰雅

泛泰雅傳統服飾重製圖錄 Catalogue of the Reproductions of Pan-Atayal Traditional Costumes

REAPPEARANCE OF ATAYAL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再現祖先的衣裳

服飾是族群識別的要件之一，因為它的材質、編織方式、花紋、形式等都跟群體生存的環境資源以及歷史文化內涵有密切的關聯。台灣原住民族群，有些會以獸皮、獸牙、禽毛作為服飾的材質，做為彰顯地位、勇武的象徵；早期還有部落以構樹皮製作樹皮布。在酷熱的台灣南部、東南部的族群，喜歡以花草編織具有裝飾與涼爽功能的額環。海洋的貝珠更是許多族群用以裝飾的珍品。但是傳統上最被重視的基本材料還是過去在部落田野隨處可見的苧麻。它強韌、光滑的纖維可以織成衣服、網袋，也能做成圈套，捕捉林間草叢覓食的鳥類。

原本是部落居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在遭遇外來的強勢族群後，被賦予落後、野蠻的標記，即連服裝與身體的刺紋、毀飾也是被貶抑的項目，就像郁永河〈生番竹枝詞〉所說：「生來曾不識衣衫，裸體年年耐寒冬。犢鼻也知難免俗，烏青三尺是圍圍。文身舊俗是雕青，背上盤旋鳥翼形；一變又為文豹鞞，蛇神牛鬼共爭寧。……」孫元衡〈裸人叢笑篇〉（收於《臺海使槎錄》）：「短布無長縫，尚元戎施縞。桶裙本陋制，不異蠻紇佬。犢鼻鑿齒喪其親，爾蠻鑿齒媾其姻。雜俗殊風仁不仁！」明顯透露歧視的心態。後來日本人也有類似的看法。在這樣的情境下，部落族人逐漸放棄苧麻織衣的傳統，轉而套上漢服、和服，身體的刺紋與獨特的裝飾也不復存在，苧麻園也早已荒蕪了。

傳統得以延續，總是依賴少數願意堅持信念的人。自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畢業的尤瑪·達陸是大安溪流域的泰雅族人，她從長者習得種植苧麻到織布的完整知識與經驗，並且回到部落，召集有心的婦女，成立野桐工坊，嘗試復振早已凋零的織布文化。2007年底，我與本館同仁偕同尤瑪·達陸、林為道夫婦前往日本參訪幾處博物館，並且針對這些博物館收藏的泰雅族群織品進行拍攝、測量與記錄，過程中目睹尤瑪·達陸運用她高度專業的織品服裝知識與技巧，連日本的專家都嘆服不已。深入傳統又能嫺熟先進的知識技能，這是復振文化的核心條件。

「泰雅族傳統服飾與相關器物重製蒐藏計畫」是本館與原住民族部落對話與合作的形式之一，希望讓傳統跟現代再度連結，用新的知識與技術讓過去服飾、器物的外觀、結構、內涵與文化意義獲得合理的詮釋與安頓，進而再現於實際的生活，甚至成為文化產業行銷的利器。這本書呈現的是泛泰雅文化圈的織品，爾後還會陸續將本次重製工作累積的資料出版一系列技法專書。本圖錄出版工作是由林志興主任策劃，方鈞瑋擔任主編與聯繫工作，方紹能負責攝影，胡友玉負責英文翻譯，美術設計由蔡雪、張儷緣擔任，整體內容諮詢由江涵真、張西美、高輔霖、何兆華、鄭惠美協助，而尤瑪·達陸、林為道賢伉儷與野桐工坊的團隊承擔了最重要的整理、解釋與呈現的工作。同時，也感謝泰雅族人林孟君、挪碼·阿豆、游莉蓮、李瑞萍、李雅馨擔任書中人物影像的模特兒，歐蜜·偉浪、鄭光博、江俊偉協助進行支系分佈圖的校對以及本館同仁張至善、許益暢、袁素梅、楊香桂與陳俊男等人提供的協助。在本書出版之際，謹在此對於整個合作的團隊獻上最深的謝忱。

館長

浦忠成
pasuya.poicon#

目 錄

Contents

館長序	003	Foreword
兩條軸線的交會： 部落與博物館的合作 / 林志興	007	When Two Axis Join： <i>Cooperation between Indigenous Community and Museum / Lin, Chih Hsing</i>
重現祖先的盛裝： 記史前館泰雅族傳統服飾 及相關器物重製蒐藏計畫 / 方鈞璋	013	Reappearance of Ancestral Gala dress： <i>Notes on the NMP's Collection Project of the Reproductions of Traditional Atayal Costumes & Accessories / Fang, Chun Wei</i>
重回泰雅「圓滿」的生命循環 / 尤瑪·達陸	025	Return to "Perfection" of the Atayal Life / Yuma Taru
地 圖	041	Map
泰雅族簡介	045	The Atayal People - A Brief Introduction
圖 版	047	Plates
北勢群	049	<i>Peishih Group</i>
南澳群	079	<i>Nanao Group</i>
大嵙崁群	105	<i>Takekan Group</i>
馬利巴群	129	<i>Malipa Group</i>
馬里闊丸群	151	<i>Malikuowan Group</i>
太魯閣群	173	<i>Truku Group</i>
霧社群	189	<i>Wushe Group</i>
木瓜群	207	<i>Mukua Group</i>
凡 例	227	Notes on the Collection
參考書目	229	Bibliography

兩條軸線的交會：部落與博物館的合作

撰文 / 林志興

前言

泰雅族傳統服飾及相關器物重製蒐藏計畫之得以成形、實踐與出版，有兩位關鍵人物：一是代表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前館）的方鈞瑋先生，一是來自泰雅族部落的尤瑪·達陸小姐。本書的緣起與經過，已盡寫在方鈞瑋的文章之中，筆者不再贅述。筆者擬由這兩位關鍵人物在本書中所撰寫的文章進以延伸，談談原住民文化保存與再現的若干問題。

首先，筆者居於主管本案及原住民身份的立場表示，與原住民合作推動類似的重製案並不是沒有風險的。就筆者所知，曾經有某文化機構委請某位知名的原住民藝術家以含有原住民觀點的角度，推動與原住民傳統生活息息相關的器物調查研究工作。與本計畫相似之處在於該計畫也需要利用各研究機構和典藏單位的收藏品及資料來重現原住民的傳統知識。但因計畫之初思慮不夠周延，加上受託之人雖擁有豐富的原住民生活經驗和特殊的技藝專長，卻缺乏調查研究的能力以及跨越社群與族群的相關認識，雙方互動的經驗不甚愉快，計畫雖然完成但成就有限。此事例讓筆者體悟到：合作，需要注意到需求與可執行率的相關成熟條件，而本書中諸篇文章正好可以提供關注此一問題的人士檢視的機會。

史前館方鈞瑋先生長期負責民族學標本的典藏管理工作，並在工作發展中不斷省思與累積博物館典藏工作的方向、屬性與創意做法。他這些年來的工作心得與思維反省，客觀充分地反應在他的文章當中。在此，筆者將之視為博物館界的代表。相對地，尤瑪小姐可以說來自部落，懷著深厚的族群認同感情，一路摸索追求祖先的知識與智慧，試圖擁抱泰雅的社會，重建已失落風華的傳統編織工藝。這兩個領域，原本像兩個分開的世界，有各自發展的軸線，而這軸線卻因著同樣對泰雅族的編織知識的興趣交匯在一起，成就了此一具有試驗性及示範性的計畫。由於這兩條軸線相會所觸及的議題，讓筆者進一步注意到一些值得討論的現象，願在此就教於大家。

第二波原運

首先，筆者發現尤瑪受啟蒙展開織布生涯的起點在 1991 年，與史前館開始蒐藏民族學標本文物的年代 1992 年，僅差一年，幾乎可說是同時開始的。這是巧合？還是有特殊的因緣與脈絡？謝世忠的一段觀察文字，或可做為參考的註腳。

筆者以為，當代蓬勃的原住民創藝現象，是為繼發起於 1980 年代中葉，而消隱於九〇年代中期的原住民族群政治運動之後的第二波原運主流。我們或可稱之為原住民的全民文化運動。這項全民運動的得以顯赫，基本上係在當代台灣多元國家文化建構運動（即從同質性文化的追求，歷經多元傳統並存的時期，再轉至鼓勵多元創造的模式）的背景下，加上族人尋求文化認同，以及回歸部落（如在部落中教習技藝

並設計吸引商機的條件)和走出自我(如創造新作展現新世界觀)等混合價值作用的結果。在這種景況下,其它諸如觀光場域、收藏家和帶著休閒遊憩心態者、學政合作之堅護傳統理念的大作、以及儲藏型(類)博物館等亦能使「傳統」體現的範疇,紛紛失去它們的影響位置。原住民傳統與新傳統結合的工藝文化,有國家的支持,也有自己據以認同的深厚情感基礎,因此,它在當代的整體性體現(integrative representation)意涵上,是非常具有歷史意識(即祖裔感情)與情境需求(即尋得生存與自主創造)雙重實力的。(謝世忠1999:1)

今天回顧檢視原住民工藝的演變史,尤瑪可以說是謝世忠文中所謂第二波原運中極具代表性的人物。史前館,我們可以視為政府整體回應原住民運動強烈要求的一環。公私領域的互動與牽動,帶出20世紀末的原住民文化政治變遷。

文化的習得

其次,由兩篇文章的比較可以看出,代表部落的尤瑪這方,高度關切的主題在於原住民文化的傳承、發展與生計化。而史前館,代表博物館的這一方,關注的焦點在社會文化脈絡知識的補白與填空。一方面民族學標本的收藏希望能補充考古學的研究,二方面要填空收藏之初未盡完整的文物生命史與相關知識。就學習調查而言,尤瑪係由家中長輩及部落耆老學習起步,史前館受限於研究人力,未足以經常派人外出進行田調,但也發展出方鈞瑋文中述及的「看祖先文物談文化」策略,邀約部落耆老到館提供口述訊

「看祖先文物談文化」受邀到館之卑南族南王部落耆老
(左,王傳妹;中,鄭美鳳;右,高春月)睹物討論的情景

— 袁素梅 攝

「看祖先文物談文化」受邀到館之卑南族南王部落
高春月織師(左)及協助翻譯記錄的王秀美

— 袁素梅 攝



息,效果良好。在邀談活動中有些長老還能辨識出某些脈絡未明的藏品可能是出自何人之手,甚至於和自己的作品重逢。耆老,在兩方來說,都是解開知識之迷的關鍵人物。筆奔至此,筆者由不得感嘆,原住民知識的記錄與保存,等於是和時間賽跑。有什麼方法可以賽過時間,減低知識的流失率呢!?

不過,耆老的知識與視野常常受限於生活領域,更大的社會脈絡或知識的空白,則不易由耆老身上獲得。以泛泰雅文化圈的編織知識為例,則需要有編織技藝能力、較廣泛泰雅認識、調查方法與比較分析能力的人或團隊來進行。其實,若考慮到研究與計畫執行能力層面,再顧及筆者在前文述及的風險,被委託執行計畫的人並不一定要選擇具

有原住民背景，只要能有效獲得知識即可。不過，考量到重製同時具有文化傳承與重建的意涵，博物館需要掌握對原住民社會最大的回饋與反哺，所以讓兩條 1990 年代初各自發展的軸線，在 2004 年產生交會。史前館很高興能透過這個計畫，讓博物館獲得重製的新藏品以及復現的知識。而原住民社群方面，也透過本計畫的執行獲得技藝、知識及發展的能量。這也是方鈞瑋先生視重製活動為社會運動的意義所在。

筆者認為習得傳承的最佳明証是學習者能夠以自己的力量重新製作新的作品。若不能身體力行，僅由口傳或文獻之中得聞，而未曾實際身體力行，都不能算是「真知道」。所以，考古學對古代人類行為的洞察，很多都是經由實驗考古的實踐試作與近身體驗而得。經由親身試作的體驗，容或不能真正複製古代真實，但是應該可以做到經驗貼近。同樣的經驗用到民族學的研究與學習上來，應該更能較考古學來得貼近真實。因為考古學的最大困難在於古代人類的不可及，而民族學尚能經由餘存的耆老獲得經驗貼合的可能性。

在有關台灣原住民的物質文化研究回顧當中，筆者發現研究者在有關物質製作的技術研究領域裡，記錄多於實際的體驗與操作。忠實的記錄只能保存當下的片面實況，不足以提供物質操作時，物與物、物與環境、以及物與人互動時千變萬化的精義與掌握變化的精要。唯有跨越參與觀察，進入實際體驗，再到操控自如之境，不足以言其精髓。也唯有實際技術達到前輩祖先之境，才能產生感同身受，與古人相逢同遊，豁然貫通的洞明禪悟。為求重綴泰雅的圓，我們可以由尤瑪具有濃烈自傳色彩的文章中，看到她一如鮭魚般奮身溯向原點以及技術與日精進和知識不斷累積的努力。這是「重製計畫」得以實踐的基礎，也是推動文化重建的動能來源。

重製計畫與行動並不是新穎的計畫，許多博物館（例如兩文中都曾提到的十三行博物館）或研究機構都曾經採行類似仿製、重製或再製的活動。但是像本計畫一般，以一個族群或文化區域為目標，進行系統性調查重製的行動，在台灣應屬首創。由方鈞瑋的文章當中，我們可以發現重製的過程，會滾動更多的問題與發現。有問題最好，發生問題的地方是進一步探索的原動力。我相信如此追求普遍性系統性的研究與理解，也有助於我們回過頭來重建博物館裡典藏之標本文物的進一步理解，也希望文物生命史的研究與專題研究之間能產生相輔相成的作用，使典藏事業兼備物與知識的累積與成長。

物之權的省思

比較兩方面對文物的態度，尤瑪這方展現了渴望、一心擁抱傳統的熱情，視泰雅知識的振興為己任，各界理當相助的期待。而史前館這方，則顯現保守與嚴謹的態度。受到文物返還運動、文物所有權、文化詮釋權，著作權等等新興議題的影響，博物館的從業人員對上述議題都以相當嚴謹的態度對待。方鈞瑋的文章之中，在這些方面有相當深刻的著墨，所論不僅止於法律層面的正義，更及於道德層次，十分發人深省，這樣的反省也應該深化到原住民部落才是。原住民的集體權如何彰顯，集體的領域由家、家族、社群到族群，乃至於泛原住民的界域如何界定？筆者要在此處特別提醒原住民朋友們注意著作權的使用，在這講究私權且權力與權益錯綜複雜的當代社會中，原住民人士應避

免單純且片面地以為我們已經自然擁有傳統事與物的所有權與使用權。近來，原住民自我書寫或使用原住民圖像，已有因未符現行法律要件之故被控告的例子。控告原住民侵權者，不乏打著研究名義進出原住民社會蒐集資料的非原住民人士。他們扭曲了原漢互動的善意與正義，採取了顯然對原住民不甚公平也說不過去的對待方式，但是在現行法律中它卻被視為合理存在！對此，我們當然要做尋求改善返還正義的努力，例如制定「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等行動¹。然而，已有學者指出該條例存在的諸多潛在問題反而不利於原住民（林開世 2008）。所以，面對物及其延伸的使用權力及權益享有問題，宜謹慎面對並三思而行。筆者有鑒於合作是創造互惠的基礎，基於互惠的目的，物及其相關權利的思考應多朝鼓勵共享互惠機制的方向思考，避免任何方面的過度獨占扼殺了更大的文化生機。

博物館的思維與途徑

從兩篇文章當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原住民文物的重製或原住民文化的重建已不再只是原住民片面的力量可及，原住民社會以外的力量介入，特別是公部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歸納尤瑪和方文的內容，公部門至少扮演了使命感啟迪、技能訓練、資源供應、資訊提供、文化資料保存等角色。公部門的資源與力量，已是原住民文化復振不可或缺的助力。

一個更有趣的現象出現在尤瑪之文中。筆者發現部落推動文化保存時也採取博物館化的思維與策略。她們成立工藝協會，將組織分成四個部分：一是泰雅織物研究中心。二是野桐工坊，專司製作。三是竹屋文化展示館。四是染織植物園。有研究，有展示。染織植物園，其實是兼具保存和展示的活動，而有些專業博物館，其實也包含了類「工坊」的製作單位，所以，尤瑪說「描繪了一個理想藍圖：希望從基礎培養染織，服飾工藝的技術能力為主，未來朝向專業工坊、文化園區、染織工藝村的願景努力。」是他們

台東縣海端鄉布農文物館一樓大廳的當代木雕藝術作品陳列

立有仿排灣族立柱、瞭望台及泰雅族織紋的桃園縣原住民文化會館



¹ 不過，「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雖經通過，但是實施細則尚在研議之中，所以尚未實行。

的理想。筆者頗為遺憾，迄今尚未有機會到象鼻部落探訪，去瞭解她們實際實踐的情形達到何種層面。不過，看得出來，在他們的理念中想要經營一個能活化部落生計的博物館，或一個小型的泰雅染織文化園區。可是想到政府經營的地方文物館在經濟不甚景氣的今天存在著許多的經營問題，都曾被譏為「蚊子館」或「真空館」。欠缺事業經營資本基礎及經驗的原住民團體，如何突破重重困難，將是另一項高難度挑戰。或許地方政府經營的地方文物館可以參考史前館的經驗，設計一個適合地方的「重製計畫」，用以充實地方文物館的館藏內容，並得以保存地方知識或文化再生的機會。地方政府若有意願，史前館願意在這方面提供完整的經驗。

圓觀的追求與實踐

為了執行本計畫，到各大博物館檢閱泰雅族織品收藏，是一項重要的任務。為此，本計畫甚至於遠赴日本探訪典藏有泰雅族文物的博物館及機構。筆者有幸隨行擔任與各博物館交往協調及翻譯的任務。看到野桐及史前館同仁組成的團隊，完全投入工作，渾然不覺楓紅遍野的秋色美景，將時間及注意力完全投注於和祖靈彩衣的約會，面對泰雅文物，人人秉氣凝神，就希望把所有的藏品一次讀完，完整記錄。因為，也許一生就

檢視東京女子家政大學博物館收藏泰雅織品時
筆者擔任翻譯協助尤瑪及高橋佐貴子小姐交換意見的情形
——林為道 攝

史前館方鈞璋先生（左）、浦忠成館長（中）與筆者（右）
檢視天理參考館典藏之泰雅族服飾情形
——林為道 攝



這麼一次相會的時間，要把握當下片刻的時光，為流落海外的文物，搭起一座資訊與知識回歸的彩虹橋。

誠如尤瑪所言，織布是泰雅族的重要文化，或言核心文化價值也不為過。它是泰雅女子的生命主題，貫穿生命歷程直到另一個世界，並連結在世時的重要人際關係且向後代發展。個人生命的價值與質量，必須依附織布來衡量。尤瑪轉述外婆的「圓觀」世界與象徵，可謂貼切至極。然，現代化與技術變遷是泰雅，也是所有原住民皆未能逃避的宿命，它們破壞了那個美好存在的圓。為求重綴泰雅的圓，我們看到她一如鮭魚般不顧旅程的艱辛險阻奮身溯向原點的努力，就是要完成一個泰雅的圓，就是要擁抱一個泰雅的圓滿。史前館有幸參與其中，成就其事。其實，好的合作是雙方互蒙其利的，史前館也在其中獲得系統性館藏的充實與知識的填補，那是另一種圓滿。

像是祖靈的祝福，日本探訪之行，意外成就了史前館成館以來最大宗的民族學標本文物捐贈案。在 2007 年 12 月 4 日的下午，不到兩個小時的拜會中，促成了日本東京岩佐

嘉親先生七千餘件南島文物的跨國捐贈案。岩佐嘉親先生沒有任何條件，唯一的願望是希望這批文物能回到具有南島民族的國度裡²。這又是一個圓的回歸。史前館擁有這批捐贈文物後將多出許多新任務，未來希望能延伸「泰雅族傳統服飾及相關器物重製蒐藏計畫」的策略與方法，只要條件成熟，將再延伸無數個圓，為原住民、為南島文物、為存藏在史前館的其他館藏，累積一個立體的圓，滾動知識，滾動文物與文化的生命。念及此，此一可能性的延伸，還是緣於那最初的兩條軸線的交會與合作。



教育部長杜正勝先生親臨史前館主持岩佐嘉親捐贈儀式並檢視文物。
左起為筆者、坂本勇教授、翻譯張雅惠小姐、
教育部杜正勝部長、與會貴賓及浦忠成館長
——張至善 攝

※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助理研究員兼代研究典藏組主任

² 岩佐嘉親先生因個人興趣以個人之力自1950年代起開始走遍太平洋地區各島嶼，學習他們的語言、研究他們文化，並收藏相關文物，用以向日本社會介紹太平洋的南島文化。近因漸感年事已高，無力顧護眾多文物，乃興起捐贈之意。透過曾到史前館參訪的坂本勇教授（日本京都吉備大學退休）引薦，促成了這一樁跨國的國際美事。

重現祖先的盛裝：

記史前館泰雅族傳統服飾及相關器物重製蒐藏計畫*

撰文／方鈞璋

本文以台灣原住民傳統織造技術及物件的流失與重新取得之過程為例，探討博物館收藏與當代原住民族文化復振之間的關係。日治以來，台灣原住民社會歷經劇烈改變，代表傳統知識的物件，在不同時期、以不同方式、不同原因離開部落，輾轉集中在國內外博物館、研究機構或私人收藏家手中。這些收藏單位雖然擁有物件，卻也面臨基礎資料不足、難以進一步研究與利用的困境。1980年代以來，由於台灣原住民運動的興起及政府多元文化政策的推動，博物館收藏的物件成為原住民部落工作者回溯部落物質文化和建構傳統知識的重要來源與物證。這樣的時空背景正是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與野桐工坊合作執行「泰雅族傳統服飾及相關器物重製蒐藏計畫」的出發點。



史前館為我國首座以考古學與人類學為主的博物館

—— 涂寬裕 攝，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提供

合作之初，我們早知「泰雅族傳統服飾及相關器物重製蒐藏計畫」並不是件簡單的工作。歷經百餘年的收藏過程，台灣原住民傳統織品和生活物件已離散在世界各地，面對部落耆老凋零、傳統工藝與服飾文化傳承出現嚴重斷層的今日，重製工作更直接涉及知識體系的建構、採用的方法與適法等議題。這種困境的產生，除了反映現有資料的不足，也促使我們不斷地反思：究竟重製之意義和目的何在？累積三年的實踐經驗，我們深刻體認重製計畫之意義不在於滿足少數人重返美好古代的嚮往和心靈慰藉，抑或追求個人主觀想像中的傳統。通過物件實體重製的歷程，曾經斷裂或流失的經緯語言和技法知識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得以恢復和重建，進而達成知識累積與文化保存、推廣之終極目的。在跨越過去與現代鴻溝的過程中，透過織作泰雅後裔得以體會祖先的美感經驗和榮耀信念，並細細領會製作背後淬鍊出來的聰慧和耐心毅力而感到與有榮焉。從當初

* 筆者感謝江涵真、方紹能、何兆華、林志興、鄭惠美、張至善、陳俊男等諸位女士、先生在撰寫過程中所提出之具體意見與建議，謹此表示由衷謝忱，然文責仍由筆者自負。

佇足博物館櫥窗前發出的嘖嘖讚嘆，到走訪部落耆老收集資料的艱辛步履，以至後來伏身織機前的凝神專注，最終成果展現時自信洋溢的群體容貌，重製工作早已超越單純織品器物重製的物質技術層面，進一步展現為族人精神面的重建和信心提昇。這也是本計畫執行過程中最令人驚奇和感動的地方。

從博物館的面向來看，重製工作開啟博物館典藏大門，讓部落工作者以更積極的方式參與博物館事務。那些在不同年代、以不同方式離開部落而為博物館典藏的標本文物，如今轉而成為蘊涵豐富傳統知識的文化符碼，向部落族人展現祖先的智慧和精神，據此製成的物件更成為展現當今原住民文化復振運動成績的最佳證明。於此，博物館不僅是典藏物件的場所，更成為兼具研究、傳承、知識推廣功能的場域，博物館收藏的核心關懷重回知識本身，物件不再是唯一的中心，重要的是物件背後的人文關懷和尊重。面臨當代「文物歸還」的議題時，「讓文物典藏在博物館，讓知識回歸到部落」，這樣的主張或許比實體的文物歸還更具啟發性與可行性。去除霸權與宰制的博物館自此蛻變為文化資產保存中心，成為各種意見交流與展現的平台，容納多元的詮釋與可能性，並成為參與社會變遷與發展的催化劑。

典藏之於博物館

基本上，博物館是收藏文物與展示歷史的機構。根據國際博物館協會於2001年提供的定義：「博物館乃一非營利之永久性機構，在其所發展與服務的社會，對公眾開放，以學習、教育、娛樂為目的，收藏、保存、研究、傳播與展示人類及其環境的物質證據。」無庸置疑的，收藏是博物館成立的基石，在博物館演進歷史中收藏扮演核心角色，並與研究、展示與教育並列為博物館的四大任務（或功能），而收藏與研究又是展示與教育的基礎與前提。

博物館經營與收藏內容密切相關，博物館典藏政策會根據成立宗旨與發展方向設定收藏範圍，而其收藏項目與內容也成為定義博物館類型的標準。物件的徵集與典藏於是成為博物館重要任務之一，收藏數量更成為專業知識與內容發展潛在可能性的代名詞。

雖然物件的蒐藏是博物館事業的支配性領域，但這並不表示博物館蒐藏的正當性是自明的、不會產生衝突的（王嵩山，2006：5）。在藏品積累的過程中，由於缺乏系統化的收藏或對物件的描述不夠充分，因而造成藏品日後運用上的困難。同時，在追求收藏唯一價值的情況下易使博物館產生迷思，或致力數量的增加，或競逐市場上珍稀或高價的物件，忽略典藏維護所必須花費的龐大人力與物力¹與研究進度的不對等。另一方面，就民族學博物館而言，由於收藏的物件與當代原住民族息息相關，這些藏品的所有權歸屬為誰？誰擁有詮釋權？取得的方式、取得的動機、合法性與合理性等核心問題不斷地遭到現生原住民族後裔之挑戰與質疑，遂產生「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爭

史前館的誕生肇因於卑南遺址的發現及發掘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提供

邀請布農族耆老到館針對藏品進行口述資料補充
——袁素梅 攝

¹ 更詳細的討論內容可參考李子寧（2007）所撰之〈從「困擾的過去」到「競爭的場域」——再思考博物館的典藏與典藏政策〉。

論²，並產生文物索討與歸還的主張。

回顧台灣原住民標本文物收藏史，有人認為最早始於馬偕博士，無論如何，自台灣與外在世界接觸後，有不同的個人或團體，因著不同目的進行不同性質的收藏工作，這股收藏風潮迄今已有百餘年之久。日治以來，台灣原住民社會因受到國家力量的影響在短時間產生劇烈變化，部落傳統文物大量流落在外，約略集中在博物館、大學（研究機構）、私人收藏家或古董商的手中³。

談到史前館的民族學標本文物收藏必須從博物館的誕生談起。1980年，由於進行南迴鐵路台東站（原稱為東線鐵路卑南站）及調車廠之大型工程，致使許多石板棺及棺內精美陪葬品紛紛掀露地表，並遭到部分不肖份子盜掘。此一事件經媒體密集報導，引起輿論與社會民眾的高度重視。歷經多方努力與期待，史前館籌備處於1990年2月1日成立，成為台灣東部之國家級博物館。成立之初，博物館設定以考古學為主軸，搭配民族學與自然史之研究，肩負國家文化資產保存、收藏、展示與教育之任務。

關於史前館民族學標本文物的收藏，直到1992年才積極展開。然而，本項工作進行之初，台灣原住民的社會文化已產生極大的改變，幾乎已無法直接從田野進行採集，大多數標本文物必須以購買方式從商人手中輾轉取得。因此，不僅選擇範圍有限，更重要的是這些出售的物件已是商人篩選後的結果，直接反映他們的偏好與想像。更由於商人未受專業的蒐藏訓練，再加上手中的文物也是間接轉手而來，亦受到獲利考量、個人認知與偏好等因素的影響，致使史前館民族學收藏品面臨了類別零散、不完整、不成套、各區域代表性不夠等狀況⁴。分析史前館館藏台灣原住民標本文物所屬族群的現況，以屬於阿美族的數量最多，其次為排灣族與雅美族；在阿美族的標本文物中，又以海岸阿美與卑南阿美的數量為多，關於南勢阿美、恆春阿美與秀姑巒阿美的標本文物卻屈指可數。也因為大多數標本文物多由商人轉手購得，致使缺乏清楚的基礎資料，自然妨礙了博物館日後進行利用的可能性。面臨這樣的情況，史前館除了盡力維護與管理現有標本文物，也積極思考另一種解讀方式。

想法的萌芽與實踐

2004年，本館搭配當年南島文化節系列活動主題推出「收穫的季節」特展，試圖從飲食文化、宗教祭儀與歌舞表現等面向呈現台灣原住民族傳統社會中的小米文化。為能呈現小米收穫祭儀與男子年齡階層及服飾間的關連性，筆者與同事驅車前往阿美族都蘭村進行相關內容記錄與攝影。當天，報導人商借了四套男子年齡階層的服飾，並詳細說

² 相關的討論可見陳翼漢所撰之〈博物館的藏品是誰的？：幾個文物回歸例子初探〉。

³ 關於台灣原住民文物的收藏歷史，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參閱江韶瑩之〈博物館與原住民文化保存詮釋的省思（上）〉、許功明〈博物館與原住民文化的展現〉與李子寧〈從殖民收藏到文物回歸：百年來台灣原住民文物收藏的回顧與反省〉等文章。

⁴ 史前館民族學標本文物收藏狀況之所以呈現類別零散與不完整的狀況，除了因大多數的藏品是由購買取得外，也反映當時台灣原住民各族「傳統文物」數量在市場上原本就有很大的差異，例如鄒族與邵族的標本文物數量相當少。這現象涉及層面相當廣泛，擬先不在此處討論。



回到田野，進行耆老訪談
——尤瑪·達陸攝